



原一千吨码头改造成美丽的旅游码头——东渡码头

摄影师王洪山 镜头记录黄骅港36年变迁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本报通讯员 周如凤



用相机留住记忆

“热爱家乡有许多方式，我选择用相机‘留’住记忆。”36年前，20岁的王洪山买了第一部相机，自学拍照。当时住平房，院子里的偏房就是他的工作室，经常忙到大半夜。从那以后，无论教书、开饭店、跑出租，还是做其他生意，王洪山一直没有放下摄影。“其他地方的海滩多是沙子或小石子，但我们这里的海滩大都是贝壳的粉末。这种海滩要经过漫长时间，甚至上亿年才能形成，很罕见。”王洪山说，“我喜欢家乡的大海，也经常去村东面拍大海和海滩。”

1991年冬，王洪山想去黄骅港拍摄一千吨级码头刚营运时的日出。从家到码头大约15公里，凌晨3点，他穿上棉衣，带好相机和三角架，骑着自行车就出发了。寒风呼呼地刮着，全身很快就冻透了。在一处有石头的背风处，他支好三角架等待日出，等来的却是阴天。就这样，他去了3次，最终拍出了一张理想的照片：火红的太阳从黄骅港码头升起，阳光洒在海面，前景是高耸的大吊机……那一刻，王洪山兴奋极了，瞬间把所有辛苦全都抛之脑后。

“想要做就必须努力完成，不能留下遗憾。”王洪山说。随着黄骅港建设力度增大，陆续建起了三千吨级码头、万吨级码头、十万吨级码头和二十万吨级码头……他都相机留下了宝贵资料。

这些年，王洪山更换了10多部相机。他永远忘不了，20年前，自己不顾妻子反对，把6000多元的全年收入都带上，去北京买了一部理光长焦镜头相机。回来后没日没夜地研究，连睡觉都放在枕边摸索一番……

影像记录无比珍贵

在王洪山的影像资料库里，有冯家堡、渔沟村、狼坨和新村4个村10多年前的“航拍”照片。那时，还没有航拍条件，王洪山是怎样做到的呢？

“我想从高空拍摄家乡，便想到了高达百米的信号塔，于是先后4次背着相机爬到塔顶去拍照。2012年冬天，我用了20分

钟爬到塔顶后，手、胳膊和腿又酸又冷又麻。塔顶上只有一个人的空间，我依托栏杆稳住相机。高空寒风刺骨，但很有成就感。在上面呆了半个多小时，选择了多个拍摄角度。下来时，不经意间往下一瞅，顿时有种恐惧感，但一想到自己拍摄很成功，很快就释怀了。”这些图片资料，便成为那个年代珍贵的影像记录。

黄骅港哪个地方要开工建设，王洪山就赶在开工前去拍摄。2017年，冯家堡拆迁前，王洪山花了一万多元买了架航拍

机，却不慎将它从140米的高空摔下，瞬间成了一堆废品。他忍住心痛，马上又买了第二架。“第二架航拍机到货时，冯家堡已开始拆迁了。虽然拍下了部分图片，但没能记录全程，还是感到遗憾。”王洪山说。港城日新月异，王洪山也在不断用镜头记录。这里面，饱含着他的执着、信念和对家乡深深的爱恋。他的照片库几乎“要有什么有什么”，这些不仅是他个人的财富，更是港城无比珍贵的记录。



码头日出



今天美丽的港城，曾经是一片盐碱滩涂。



投入巨资建成的千吨级码头



10年前港城区的铁路和火车

国家一级演员刘萍 此生只为国粹痴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她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国家艺术基金会首届评委，也是沧州戏曲界唯一一位国家一级演员。对观众来说，她的美更多地存在于舞台上。大幕拉开，一个个美丽端庄的古典女性轻移莲步，那指梢眉间的情愫暗转，那唱念做表间彰显的戏曲张力与魅力，让人久久难忘。

卸了妆，她是个爽快、利落而简单的女性，简单到生命中所有的兴趣和关注点都在京剧上。如今，退了休的她，仍奔波在各个票社、学校间，为弘扬京剧默默做着事情。

她就是著名京剧演员刘萍。前不久，央视《名段欣赏》播出了她的精彩演出。人们发现，原来，这么好的京剧演员就在我们身边。



生而爱戏

刘萍是天津人。受喜爱京剧的父亲影响，她渐渐爱上了皮黄。1969年，还在天津佟楼中学读初中的刘萍，被黄骅京剧团招为演员，第二年就被调到新组建的沧州地区京剧团。

刘萍悟性高，嗓音又宽又亮，还带着甜美的水音，是个难得的好苗子。然而，她此时已18岁，没有一点基本功，而京剧演员最看重“童子功”。

“能不能吃这碗饭，全看她自己了。”剧团里的老演员说。按艺术规律来说，18岁练功，的确太晚了，但不是没有先例。前后“四大须生”中的言菊朋、奚啸伯开始都是票友，最终成为一代京剧大师，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，其中的辛苦，不言而喻。大城市长大、初涉京剧的刘萍，能吃得下这份苦吗？那时，刘萍向剧团的刘少泉老师学武功，向李文英老师学文戏，每天天不亮，就起床苦练。老师要求的踢腿、涮腰、跑圆场等的次数，她常常自我加压到双倍，甚至三四倍完成。等到其他演员来练功时，她早已练得大汗淋漓……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，寒来暑往，日日如此，刘萍功力大进。1975年，剧团排《杜鹃山》，她当上了D组的柯湘。D组几乎没有演出机会，但她不气馁，该怎么练还怎么练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A、B、C组都有事不能演出，领导硬着头皮安排刘萍连演两场。演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。从此，她被编入A组挑大梁。她唱念做打全面发展，进步飞快，渐渐成为剧团的骨干演员。1977年，开始恢复演出传统戏。对刘萍来说，这又是新挑战。在复演的《逼上梁山》中，她饰演林娘子，其指法、眼神、身段、台步等，都和现代戏完全不同。刘萍再当小学生，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博采众长

1978年，京剧团决定排演《雏凤凌空》，主角杨排凤的重担落在了刘萍身上。这个角色不仅有大段的唱，还要耍剑套、棍花、穿大靠，是一个很吃功夫的角色。

越是艰难的角色，越是能激发刘萍的豪情。她每天剑棍不离身，人累瘦了，功练熟了。一个月后，《雏凤凌空》公演，大获成功。上世纪80年代，京剧《潇湘夜雨》轰动戏曲界，沧州京剧团欲排演此剧，女主角张翠鸾，非刘萍莫属。这是一部高难度的新编戏，一般演员很难完成。刘萍和同事们下笨功夫、苦功夫，夜以继日地排练，不到一个月即公演。张翠鸾一登场，观众立刻“炸了窝”：她扮相甜美，唱功圆润动听，表演细腻，唱做文武兼备。尤其在“刺配”一场戏中，她身戴枷锁，迎着闪电雷鸣，冒着凄风苦雨，以一段高亢激昂的唱腔，充分表现了角色悲愤哀怨的心情。圆场、搓步、翻身、抢背等大幅度的动作一气呵成。最后一场有一段极见功力的唱，刘萍声声血泪，如泣如诉，感人肺腑，很多观众动情落泪。1986年，河北电视台将此剧拍成戏曲片，多次播出。后来，刘萍还以此剧参加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，荣获一等奖。

这段时间，戏曲艺术在全国空前高涨。袁世海、厉慧良、钱浩亮等名家多次来沧。刘萍有幸与他们同台，技艺大进。1985年，程派名家李世济来沧演出《锁麟囊》，大获成功。刘萍特别喜欢这出戏，她和同事们看着录像带日夜赶排，最终公演。当《锁麟囊》演出海报贴出后，戏迷们震惊了：“崇尚学梅的刘萍这次要唱程派戏？”因为戏曲界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京剧流派众多，每个流派有各自的风格，也各有传人，一般很少唱其他流派的戏。很多观众抱着怀疑的态度走进了剧场，看完戏后，纷纷竖起大拇指：“还真是很有程派韵味！”

从此，《锁麟囊》成了刘萍的保留剧目，无论到哪里，只要贴演此戏，肯定火爆。有人善意提醒她：“演了程派，嗓音容易受影响。”她答：“我是一名地区级剧团的演员，演出对象是广大农民。他们要看异彩纷呈的剧目，可

我们没有那么强大的演出阵容，所以就得学演各个流派的多个剧目。”把观众的需要看得比自己的艺术道路还重要，这就是刘萍。

更上层楼

拜师京剧名家杨荣环先生，是刘萍艺术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件事。

杨荣环从小拜尚小云为师，后来又拜梅兰芳为师，他的梅派戏醇美，尚派戏地道，是京剧界公认的大家。

在京剧名家孙毓敏的介绍下，刘萍有幸结识了杨荣环，并深得先生喜欢。1991年3月21日，她拜杨荣环为师。拜师仪式隆重又简单：杨荣环与众多京剧名家在北京演出《四郎探母》后，谢幕时，孙毓敏上台宣布了拜师的消息。刘萍手捧鲜花，兴奋地上去舞台，在杜近芳、谭元寿、叶少兰等艺术家们的见证下，向杨荣环深深施礼致敬。台上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不久，刘萍接到参加省文艺汇演的通知。杨荣环建议：以尚派代表作《失子惊疯》参赛！一向敢闯敢冲的刘萍，这次却胆怯了：“老师，您是高山，我只是一株小草。面对您的艺术，我只有仰视，不敢企及……”杨荣环说：“我了解你，只要踏实苦学，肯定没问题！”老师的话给了她信心。她贴身跟老师学艺，眼神、水袖、台步、唱腔……卧鱼、三起三落、圆场……每天早晨5点，那年37岁的刘萍准时起床练功，除了一日三餐和晚上睡觉，其他时间都用在练功上。吃完饭短暂的休息时间，她也不闲着，站在门框边耗腿……她从这出戏受益良多，从此跨入了艺术的新天地。在之后的新编剧《任尚仁外传》《老嘎爷挡车》《焦裕禄》《孔繁森》中，她饰演的角色都有不俗的表现。

痴心未变

上世纪90年代，戏曲不景气的大气候直接影响到沧州。万般无奈下，刘萍和同事们一起，开始了南下温州的演艺之行。那是1994年的初春。谁也没想到，刘萍的到来，在温州引起强烈反响。温州人原本只看武戏，文戏几乎没市场。刘萍的《潇湘夜雨》《凤还巢》《状元媒》……一出出唱做俱佳的大戏，让南方观众大开眼界，刘萍也开了首演文戏的先河。观众们奔走相告：“沧州有个女演员，她的戏太好看了！”在这里，她再一次感受到一名京剧演员的价值和尊严。

2000年，刘萍因病做了手术。手术很顺利，但家人不愿让她再登舞台。她说：“不登台，艺术生命没了，这真要了我的命！”不久，她又一次南下。“一次次去南方，我是舍不得舞台舍不得。”她说。

2018年，沧州京剧团时隔多年又重新在家乡的舞台上演出。退休多年的刘萍主动请缨：“只要沧州观众需要，我就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！”大幕拉开，刚一亮相，还没开嗓，她就赢得一阵阵碰头好。声声京韵中，她还是《四郎探母》中的肖太后，还是《玉堂春》中的苏三。一时间，万千滋味涌上心头。回望几十年前，当时稚气未脱的她，也曾演过这两场戏。

岁月易逝，粉墨不老，红氍毹上留下的，是超越时光的美的力量。如今，她依然在为京剧事业奔忙着。不知不觉间，她病愈已安然度过22年。这场曾被视为威胁身体健康的病，也成了她生命中的小夜曲，虽也曾起涟漪，但终究不改动人心弦的美丽乐章。这乐章，一半是京剧，一半是她自己的生命歌吟。